

論語贅言

閻



錫

山



書

齋

論語精義

卷之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編

山右叢書初編

趙戴文題贈



編校姓氏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總

裁

閻錫山 百川

副總裁

趙戴文 次隴

徐永昌 次宸

常務委員

郭象升 允叔

馬駿 君圖

陳敬棠 芷莊

委員

賈景德 煜如

張友桐 曉琴

常贊春 子襄

狄樓海 觀滄

李鏡蓉 亮工

陳受中 乙和

邵修文 竹琴

陸近禮 恭齋

高時臻 福齋

李尙仁 綢卿

甯超武 子高

賈昭德 宜之

徐鴻寶 森玉

任晰 亮裁

常乃惠 燕生

趙正楷 法真

方聞 彥光

顧問
編纂

田九德 玉如

原士才 石民

總幹事

于萬河 霞裳

幹事

焦陽三 養三

范士元 周君

常乃純 价中

校對

武敘疇 洪九

陳秀彥 元生

郭長民 漢鼎

邢淵經 伯涵

劉受福 百之

論語得朱子集註豪髮無遺憾矣而本朱子之旨推衍闡發者更無慮數百家
尙有何未盡之義待于余言然則余之所言非人之所已言卽人之所謂不必
言者也故曰贅言也或曰知其爲贅言又不可以已乎曰今遇父而與言慈遇
子而與言孝詎非贅言哉而皆可以已哉且自士子務爲科舉之學而讀論語
讀朱註者大抵視爲弋取功名之物爾余則必切而引之身心之間實而證以
當世之務倘閱者觸目而有所感發于二十篇所言皆融會旁通而務求其有
益于己則由論語以及夫大學中庸孟子更推之六經子史無不作如是想也
此編雖淺陋不文卽以爲一隅之舉也亦無不可乾隆壬申中秋野柏老人宋
在詩敘

論語贅言

山右叢書初編

安邑宋在詩著

首章

此章首句是二十篇綱領亦即是全部四書綱領並是六經總綱領凡經書中所言之理皆人之所宜知所言之事皆人之所宜行而知之必求其至行之必求其盡不可躐等而進不可半途而廢者其意俱統攝于此句之中故記者必以此章爲首而首句又貫徹通章蓋學無止境明來後時習如故卽到不愠境地而所謂學者仍無一息之閒觀孔子既老猶欲假年學易則可知學爲終身之事矣 孔子恐人以學爲苦事故將其中效驗趣味言之津津其誘人之意殷矣哉

孝弟章

此章首節與孟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句互參作亂亂字與治字對

自古亂臣亂民爲禍天下者皆在其中註悖逆爭鬪四字所包固甚廣也 首章言學矣學莫先於孝弟故此章繼之此記者序次之意以下各章則不必泥也

巧言章

巧言令色是尙書成語與孔壬連及其中有大奸雄足以禍世之人不仁莫甚焉朱子切學者身心而言故云人欲肆而心德亡欲人從細微處省察然其義亦無不包也心德一亡何所不至哉

三省章

忠信二字是聖門吃緊切要功夫所傳所習離此不得爲人謀與朋友交是最易涉於不忠不信者故曾子從此省察其實自慊自欺誠意慎獨貫徹於人已內外之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化三爲萬可也約三爲一亦可也

道國章

此爲聖人論治之第一章註云五者然時使卽在愛字甲裏四者而已堯曰章云寬信敏公寬卽此章之愛也合首尾兩章而總數之曰敬信節愛敏公爲治之大綱盡乎此矣

弟子章

古之教弟子者先行後文今人祇教以文而所謂文者又不如古人講求實用人材之不古若也宜矣

君子不重章

看書要眉目清楚又要道理融洽此章分四項而總不離忠信以貫徹其間不忠信則所謂厚重者內外不相符而文過飾非悅不若已皆不待言矣

慎終章

慎終者喪盡其禮哀不待言也顧後世習俗相沿其所謂禮不盡合于古甚有自以爲禮而大悖于禮者移風易俗伊何人之責與且喪禮莫重于葬乃人每

惑于年月風水之說久而不葬又南方至今有火葬者更爲人所不忍聞此風不革奚暇講禮哉今世祭先亦難泥古禮士大夫參酌于今古之間自盡其誠可也

子禽章

子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而況于邦君乎五者俱是闇闇這一邊字樣所謂溫而厲威而不猛者俱用不著此時中之妙也又須知五者根心生色離不得一誠字

父在章

三年無改三年以外可改也然亦不是忽然變革彰父之過如父過嚴漸漸從寬父過寬漸漸從嚴又要知_三州年以內已有潛移處非畫然立定界限也

貧而無諂章

諂驕是一個病根易地皆然樂與好禮是一個本領同時俱有貧者未嘗不好

禮富者亦未嘗不樂夫子各就人所難者分言之耳

詩三百章

夫子標出思無邪一言以蔽三百詩之所以爲教與學者讀詩之法盡于此矣
若于三百中別尋一句斷不能如此句之包括切要某臆度陸王一等高明之
人得此一句定說三百篇不讀亦可其弊使人廢學但他却能實致力于此一
言不同空談程朱則要將三百篇字字訓詁明晰反覆吟咏而總以思無邪一
言爲歸其功實落而無弊此其異同之大凡也

吾十有五章

此章是孔子自叙以教人者功夫次第由淺而深由生而熟直至七十乃自信
從心所欲不踰矩陸象山若自謂早能如此者薛方山云朱子之言孔子教人
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蓋亦覺陸子之言實與孔子有些齟齬而
以孟子爲解耳陸稼書先生云孔孟豈有二法哉

孟懿子四章

問孝四章夫子因人而發讀者參互以觀事親之道大綱備具矣其中節目尙須求之曲禮內則諸篇告武伯一語尤其是少年人當刻刻在念者

視其所以章

所以所由所安用以觀人固是鑒物之妙道用以觀我亦是省身之實功

溫故章

孔子無常師孔子以前之神聖賢人俱未聞其師傳何自迨孔子設教而三千七十之衆俱爲弟子其後遞相授受由漢唐以迄有宋由宋以迄今淵源約畧可考矣 溫故知新孔子之所以教人卽孔子之所以自道也人見聖人是生知聖人實終身未嘗廢學觀假年學易一章聖人直覺溫故之不遑也

先行其言章

論人于言行之間有數等焉先行後言上也言出而行能顧之次也不言亦不

行庸愚之人也空言而不行虛妄之人也

學而不思章

學與思對舉則學字內兼有問辨行三項在若單言一學字則並思亦兼之矣首章學字是也

由誨女知之章

註中強不知以爲知句太說得死煞故初學多誤認蓋子路有知之未真而卽以爲知者在他以爲已知夫子看來實是不知也此章是教以細心虛心意思子張學干祿章

言行修而祿在其中三代盛時皆是如此兩漢之鄉舉里選亦不失此意降至以科場取士甚且糊名易書誰復知其平日之言行者孔子之說似乎全不驗矣然歷代名儒多從科第中出且科第之外亦間有徵辟薦舉則聖訓終顛撲不破也又嘗就後世之人小而觀之凡言語明白行事端正者卽不作官而自

爲謀食之計亦到處有用人爭以事相託不惜厚貲以酬其勞惟一種言僞行詐之人人皆望而遠之卒至無以餬口尤可見聖人之言徹上徹下大用之而大效小用之而小效也

非其鬼而祭之章

孔子所謂非其鬼者不過如季氏旅泰山之類後世釋老之祠徧天下而一切不經之淫祀隨地隨俗不可枚舉原其由來亦總是一諂字爲病根耳又如漢壽亭侯關公本是忠義正神國家定有祀典各府州縣每處建一廟有司春秋奉祭致其誠敬是矣今市井委巷之中各構數椽而奉事之甚至家設一主戶懸一像非禮非義之事亦祝禱焉其褻瀆神明爲已極而愚民無知難以理論安得狄梁公其人者出而維挽之哉

孔子謂季氏二章

問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夫子于三家屢有譏刺何與曰不非其大夫者

爲下之分也目擊逆理亂常之事而感慨太息私以語其門人因以垂教于萬世此卽作春秋之志也

君子無所爭章

爭議二者是千古大治亂大善惡關頭堯舜泰伯夷齊讓之極致也衛輒之父
子唐太宗之兄弟明文皇之叔姪爭之極致也聖人以無爭教人意深而慮遠
矣

巧笑倩兮章

聖門問答無就古人言詞字句上考辨者惟子夏問素絢之言足見細心讀書
不肯一字放過故列文學之科然因詩而悟禮亦大異于後世訓詁之學矣

或問禘之說章

禘之說仁孝誠敬之至而已仁孝誠敬之至者理無不明誠無不格之聖人也
此爲知其說者此爲能治天下者

祭如在章

此亦吾夫子仁孝誠敬之至之事也人人誦讀誰爲知其說者

王孫賈章

不得志則媚人得志則欲人媚己此小人之常無足怪者可怪是王孫賈把孔子亦認作自己一樣人欲招來入夥痴愚之態千古下令人失笑然彼聞孔子答語且未必不心笑其迂闊也

周監於二代章

生周之時從周之禮又何用說或當時有疑周之尙文不如二代之忠實者故孔子言周禮監二代而損益之燦然明備吾實心悅而樂從也 周繼二代之後風氣日開不得不尙文然文武周公之制作彬彬然文質得中後世踵事增華遂有文勝之弊孔子所以又有從先進之說從先進者從周初郁郁之文也事君盡禮章